

最近读到铁凝为《贾大山小说精选集》所写的序言，心里似出了一口气。其实这本书在17年前就给出。当时大山病重，朋友们策划要为他出本书，一位名动全国的小说家，怎可还没有结集出版过一本书？但几次跟他商量都被拒绝：你们难道觉得我快不行了，出本书安慰我？由他这么一说，出书的事只好先搁下。写书的人能经得住出书的诱惑，何况还自知得了绝症，足见大山是老实人，更是明白人。

1979年他以短篇小说《取经》成名。次年早春，一个国家的权威刊物请他进京改稿，同时受到邀请的还有《小镇上的将军》作者陈世旭等四位当年轰动文坛的作家，他们还被告知获得了全国短篇小说奖，稿子改好后被留下来等着参加发奖会。可真正到了发奖的日子，其他三人榜上有名，唯独没有贾大山的《取经》。大家都觉得有些尴尬，这也是对大山不负责任，甚至没人出面向他解释一下，以前关于他获奖的消息是怎么散出来的？那个时候的文坛水很深，但这种事只能胳膊断不了往袄袖里吞。大山客客气气地跟大家告别，提着兜子直奔永定门火车站。我至今脑子里还印着他离去的那一幕，心里有同情，却也不能不赞他是个条汉子，大山如山。



在北京电影学院读大二的一个夏日晚上，一张带着明亮笑意的脸和着敲门声探进来：“您好，师哥！我是翟天临，请问能不能请您给我拍组照片？”这是我与这位表演系高材生的第一次接触。

之后，每隔一段时间我们会一起创作。一次次长谈，一次次实验，探讨拍摄的新手法、新方式，不问日夜。毕业后，我开始为杂志拍片，天临则忙于拍电影电视。因为杂志需要邀请明星前往国外拍摄，我和天临碰到了合作的契合点。

任务是去泰国普吉岛拍6组片子。天临因忘了时差而错过了航班，无奈在首尔机场滞留了一整个晚上。既定的拍摄计划被打乱，我们不得不想办法把时间抢回来。凌晨三点，我俩还在蚊虫飞舞的室外，一边与奇痒的蚊子块搏斗，一边汗流浹背地拍摄。有一组他穿着厚厚的登喜路长大衣，硬是仗着扎实的表演功力装淡定。彼此的默契和不断迸发的灵感，让我俩都忘我，尽情地享受着创作带来的酣畅淋漓。收工时，月光已变成了日光。

当然，不是每个合作的明星都是相识于微、一起成长的小伙伴。更多时候，旅行拍摄的挑战来自于与明星、经纪人的碰撞。对明星而言，“拿架子”是一种常态，经纪人也会提各种匪夷所思的要求。我曾在零下40摄氏度的长白山脚下，与迟到了4个小时的某明星翻脸；也曾澳门时，与蓄意伤害合作对象的某明星喊停合作。不过，真正的大明星，一定是敬业又具有良好素养的。

2012年4月16日，印尼苏门答腊海域发生地震，之后巴布亚省海域又发生地震，紧接着发布了海啸预警，那时距离我们约

一年后，我跟着车间的几个人去涉县铁厂出差回来，过正定时突然很想念贾大山，就一个人下车去看他。在正定县城里他有一个独门独院，院内花木扶疏，整洁幽静，北侧一拉溜四间正房，我眼馋地对他说：这简直就是神仙洞府！难怪你身上有股仙气，平时还真像是过神仙般的日子。他赶紧支使儿子：去喊你娘回来做饭！很快，大山的爱人小梅就一溜小跑地回来了，满面带笑，清爽大方，不大会儿的工夫就摆了一桌子菜。但到1996年夏天，铁凝陪我再去看他，正定县已变成石家庄的一个区，楼群林立，贾大山那可爱的院子已无处可寻，给他换成了公寓楼三层的两个单元，倒也干干净净，宽敞明亮。房子变人也变了，由于刚做完手术，大山身体瘦弱，所幸精神不错，谈吐依然风趣，还给我们清唱了一段《京城计》。我陪着他说话，心内却无忧无虑，他腹部经常剧痛，是切除的食道癌转移到肝脏上了。

过了没多久，接到石家庄市委一个干部的电话，希望我能通过柯云路找个气功师为贾大山调理一下。这才叫“有病乱投医”。阴差阳错我未能联系上柯云路，就从河北传来消息，大山病况告急。但大山仁义，让家人和亲戚朋友高兴高兴地过了春节，1997年2月20日，邓小平逝世的第二天，大山走了。我接到这一消息时，半天没有回过神来，心里搅动着许多沉重而复杂的感觉……



两个工作狂

“世界小姐”张梓琳去印尼拍片只剩下2天。虽然不会选择去冒险，但当海啸预警解除，我们在雅加达机场与梓琳一行碰头的那一刻，还是心存感动。那十天的拍摄顺利而愉快，与梓琳的友谊也在那时候种下。去年，梓琳在泰国举行私密婚礼，我有幸以好友身份担任了她的婚礼摄影师，见证了她人生最幸福美丽的时刻。

和明星一起旅行，看上去很很美，实际上很累。每次拍摄工作总是马不停蹄、紧赶慢赶，加之是去陌生的国外工作，需要应付各种突发状况，和真正的旅行完全是两码事。一旦碰到工作狂明星，更是24小时都处于备战状态，而我本人也是个工作狂，所以这样的“旅行”真是疲劳到巅峰、过瘾到极致。两年前，我与胡兵大哥一起前往加拿大不列

潺潺而淌，汨汨而流，这该是溪。
记忆中有一条溪，沿着那条溪可以从山脚攀到很远很远的山巅。那天我们集体户的男生去砍柴，发傻似的决定沿着溪走，一定要找到溪的源头。
是秋天，而且是将临冬天的秋天，山径上的落叶已经堆积得不薄，踩上去有窸窣窸窣的声音。远山隐隐传来杜鹃凄清的鸣叫，但我们都很兴奋，杜鹃“归来、归来”的鸣叫似乎是对我们的一种召唤。
溪在山脚那儿还是淌得比较壮实的，宽处能将山谷涵盖，窄处也要我们跨两个大步方能通过，但越往深山行走，溪则越来越瘦。走到我们腰酸腿疼筋疲力尽之际，溪则索性瘦得没了。山已经很高了，在高的山巅上，我们只得用手去扒开一层层落叶，在落叶掩盖之中寻找溪的踪迹。
蓦地，爆一声喊：找到了！
被找到的溪在落叶的覆盖之下

春天，轻轻来了
徐长顺
轻轻，你来了，我还想着冬何时远去，你便来了。
你来时，每一粒种子发芽、生根、开花。每一个人都有了梦。
我当然也有梦。走在街上，我想着自己的梦，想着别人的梦，更想着我在寒冷的冬天里，怎么就没有梦呢？“我有，我有。”我没问别人，那么多人却停下脚步，举起了手，然后描绘着他们的梦。
我睁大眼睛，听他们美好的计划，听懂一种声音：那就是力量！
原来他们早就有梦，早造访过梦的世界。我在冬天，只会叹息，只想等着春天。
“你也不晚啊！”有人说。每一个人都在为梦而努力着。

“立春”早过了，今天已是“春分”。天气还不暖。几日落雨很阴冷，想起奶奶常说“春寒冻死牛”。春天与牛息息相关。
一年中第一个节气，山西坊间称“打春”。“打春”的前一天叫“迎春”。农为百业本，春为岁之首。坊间百姓每年要举行一次迎春仪式。立春前一天，各村各镇地方官儿早早起身沐浴，更换素服，不坐轿子不骑马，不见小汽车，统统步行至郊外，召集本乡村民，

蜿蜒曲折，瘦成一脉细流，但仍在不屈不挠地流淌。
那溪的倔犟和坚韧从此潺潺汨汨地流淌于我的心头。
也见过海南的溪，那是在一座海岛上。那次我是和还在当学生的妻一起去的。那是一条短得不能再短的溪。它匆匆地从一个高地上跌宕而下，漫涌着流过一片铺满仙人掌与仙人掌的开阔地，然后就一头扑向无涯无垠的南海。这真是不可思议的对比：一边是磅礴浩渺气象万千的大海，一边是纤细弱小玲珑剔透的溪流，想着它们同为水的形态的衍变，我的心感觉到某种强烈的触动。我用手掬起一捧即将扑向大海的溪水，甜甜的，略带一点涩；我又跃向紧傍岛子的一丛礁石，弯

身掬起一捧海水，咸咸的，还夹着一丝丝苦……然而，这甜与咸、苦与涩，却马上融洽在一起了。那么，这究竟意味着溪的消失，还是意味着海在哲学意义上的、或多或少的改变呢？“江海不弃细流”，又该如何理解这句古语呢？
在海岛上，远眺大陆，能看见朦朦胧胧的大陆架的轮廓。我忽然想到，在绵邈深厚的陆域之中，是有着无数条溪流的。长江黄河之源，也只是巴颜喀拉山的两条人能跨越的小溪，而在浙江，即使是很宽阔的江，也是冠之以“溪”名的：婺溪、双溪、南溪、剡溪……似乎是有了一条溪就有一条江，而不是无数条溪流汇成一条江，这名与实的矛盾，该叫我怎样回味呢？
但我牢牢记住了关于自我的一一个定格般的镜头：海风吹拂中，海浪喧嚣中，有一条溪让我遐想。

设桌摆供迎接春天。焚香叩首前，要在八仙方桌前摆制一个泥塑的土牛，牛边上站着一个农人，正挥鞭勤耕。寓意春令已

无恙，缓缓抬眼看我，眸眸几声。不是说春天都会冻死牛吗？奶奶摸我的头，笑了。冻死的并不是牛，是指特别执拗的人，是说“春寒冻死狗”。山西坊间对脾性格固执倔强的人，常说“你咋那么拗呢”。性子拗的人不信春寒，早早脱去厚重棉衣，图个俏，冻得跳，奶奶说，“十层单不抵一层棉”。不冻死才怪，意思是说天实在太冷。
从节气上说，立春标志着冬季结束，春季开始，但气温并没有马上回升，有也很短暂，多有反复。坊间说“冷到寒食热到秋”。清明断雪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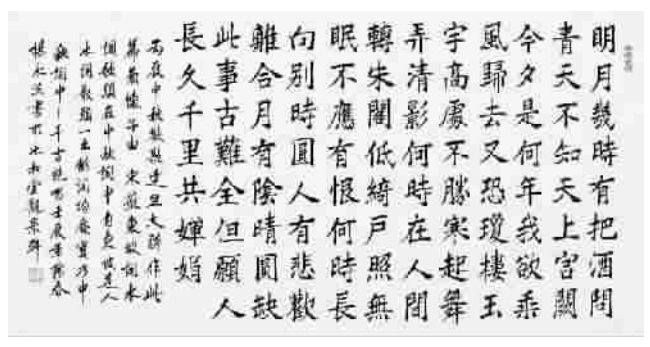
断雪，谷雨断霜不断霜。说寒食清明节过后，天气才会真的转暖。才能让小儿儿脱换棉衣棉裤，与“春捂秋冻”是一个道理。还有人说“过了寒食，再冷十日”，或是“打了春，别欢喜，还有年冬天，回老家去看奶

白玉兰从不肯错过季节，她是一位春天花卉的领跑者。尽管杭州气象是16日入春，但是阿拉临平副城的白玉兰，最早的在2月底，就迫不及待地露出了花蕊。
随即，白玉兰们俏皮地玩了个“倒竖蜻蜓”，刹那间打开了9个雪白的花瓣儿，点燃了一树的灯。在而后的一周里，先后栽下的白玉兰，都你追我赶地开了花，酷如一场雪香从天而降。悠忽间，又魔幻地化成一片白灼灼的海洋。我不禁哼唧起来：白玉兰，香喷喷，白天，黑夜点着灯。真可谓春雨润不灭，春风吹又生。她逗乐了不倒翁似的孩子，也照亮了我这颗多梦的心。
白玉兰在阳光下闪闪灼灼，熠熠生辉，在月光里更显得冰清玉洁。白玉兰不是在炫耀妖媚，而是童贞；不是土豪，而是昭示着廉洁。这不，要到夏秋绽放的白玉兰姐妹广玉兰，一名“荷花玉兰”这便将各种玉兰兰花，同出污泥而不染的白莲花携起手来。但广玉兰不同于白玉兰这般裸着花，一年到头，穿戴着厚厚的绿装，到了花季则大朵白花儿散落一身，几团馨香，几团闪光。

临平是杭州的副城，但临平人与沪上人一样的开口“阿拉”闭口“阿拉”。而杭州人不，一打开话匣子，就是“我们，你们，他们”。也许，处在沪杭线上的临平，是早年宁波商人，将方言“阿拉”带到上海的中转站。



白玉兰 屠再华



书法 杨永法